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当代英雄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当代英雄

原著 莱蒙托夫 [俄]

译编 邱良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作者及内容简介

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国杰出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他生活在俄国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运动遭到镇压，沙皇尼古拉一世实行反动、残暴统治的年代，其作品主要抨击了沙皇专制统治。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一部杰出的社会心理小说。小说主人公毕巧林是一名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无法找到生活的目标。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毕巧林养成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成为一个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人。“当代英雄”这个称呼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家的目的在于“诊断时代的病症”。毕巧林是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第一部

一 贝 拉

在我旅游离开梯弗里斯，从科伊尔沙乌尔山脚下出发至科毕的途中，我结识了一位同路人，他名叫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是第三边防营的上尉，还曾在车臣守过10年要塞，经历过不少稀奇的事。当我问及这方面的事时，他就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亲眼目睹的真实的故事。

“我当时带着一个连驻守在捷列克河对面的一个要塞里——转眼快5年了。有一年秋天，来了一个送粮草的运输队，队里有位军官，从俄罗斯调来我们这里工作，叫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是个25岁的年轻人。我给他拨了一套房子，他就搬到了要塞。”

“您跟他相处的时间长吗？”我又问。

“一年光景。嘿，不过这是让人忘不掉的一年啊：因为我遇到了许多麻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是要惹出千奇百怪的事来的！”

“千奇百怪的？”我带着好奇的神情惊叹道。

“这正是我要给您讲的。离要塞6俄里地，有个归顺我们的王爷。他那个宝贝儿子，15岁上下的男孩子，三天两头都到我们那里泡。我们都唤他亚扎玛特，他最大的特点

是贪财。

“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我们受到大礼相迎，被迎进客厅。但是，我却没有忘记暗暗记下我们的马拴在了什么地方，以防什么意外。”

“他们的婚礼是如何进行的呢？”我问上尉。

“倒也平平常常。一开始教士给他们诵一段可兰经；接着是向两位年轻人和双方亲眷送礼贺喜；吃饭，喝罗木酒……姑娘和小伙子分成两排，面对面站着，拍着手唱歌。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主人的小女儿，一个16岁上下的姑娘走到他跟前，给他唱了首类似我们恭维性的赞歌。毕巧林起身向她躬了躬身子，手掌抚额抚心，并且请我回答她——我十分熟悉他们的话，翻译了他的答辞。

“当她离开我们时，我小声问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喂，您看她咋样？’‘可谓倾国倾城！’他答道。‘她叫什么呀？’‘叫贝拉。’我回答说。

“真是那么回事，她长得很好看，高高的个子，窈窕的身材，一双眼睛像岩羚羊那样黑，一个劲地直勾勾看着人。毕巧林满腹心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不时也蹙眉看着他。不过，我发现房间一角还有两只发直的、冒火的眼睛也在看着这位美貌的王府郡主。我开始仔细端详，终于认出了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对我们，也说不上归顺，也说不上不归顺。他可疑的地方很多，尽管从没见过他有任何越轨之处。他那副嘴脸就很匪气：矮小的个子，干枯的脸，宽肩膀，……但机灵那可真叫机灵，活像一个精灵！短

棉袄总是稀巴烂，上面补着补钉，但器械却是镶银的。他胯下的那匹马，在整个卡巴尔达都远近闻名。——真的，再也想象不出比它更好的马了。

“我想去马棚看看我的马，正顺着篱笆往前走，忽然听到一阵说话声。一个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浪荡公子亚扎玛特，这家主人的儿子；另一个人话少声低。‘他们在合计个啥呀？’我想，‘不会在打我的马的主意吧？’于是我就蹲到篱笆下，用心细听起来，一字一句都不肯放过。

“‘你这匹马真绝！’亚扎玛特说，‘要是我是当家的，手里有 300 匹马的马郡，我会拿一半来换你的快马，卡兹比奇！’

“‘啊，果然是卡兹比奇！’我想。

“‘是呀，’卡兹比奇一阵沉默后回答说，‘在整个卡巴尔达都找不到这样的好马。’接着他就给亚扎玛特讲他和他的好马卡拉骄斯共患难的故事。

“亚扎玛特继续向他求情，但卡兹比奇始终不答应。最后，亚扎玛特为了交换那匹马，提出要偷他的姐姐给卡兹比奇。卡兹比奇很长时间缄口不语；但最后作为答复的是他唱了一首讽刺歌。

“亚扎玛特枉费心机地求他，又是哭泣，又是巴结，又是赌咒发誓；卡兹比奇却打断他的话：

“‘滚开，傻小子！你哪配骑我的马呢？它三步两步就会把你摔个稀巴烂。’

“‘让它摔我吧！’亚扎玛特疯狂地喊着，接着他俩就

动起手来。房内的人声像开了锅一样，乱成一团。

“有一点，我啥时候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回到要塞后，我真是没事找事，把自己蹲在篱笆下听到的东西全都讲给了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听；他一声讪笑——这个滑头——就琢磨起自己的鬼花招来。

“过了三四天，亚扎玛特来要塞了。谈话从马开始，毕巧林大肆吹嘘起卡兹比奇的马来：它那么机敏灵巧，体态俊美，简直像只岩羚羊一样——嘿，照他说，简直是盖世无双。

“这个鞑靼哥儿的两只小眼睛闪闪发光（亚扎玛特是鞑靼人），毕巧林却好像没看见；我谈点别的，可他，你瞧瞧，立即就把话题拉到卡兹比奇的马上。只要亚扎玛特一来，就一次不少地接着再往下说。差不多3个星期后，我开始发现亚扎玛特脸色苍白，日见憔悴，就像罗曼史里那种陷入失恋的人一样。你说稀奇不稀奇？……

“您猜咋回事儿，后来我才了解了这里面的弯弯曲曲：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激将法把他激到了那种地步——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睛。您听他咋对鞑靼哥儿说的：

“‘看得出，这匹马你爱得要命，亚扎玛特，但你永远看不到它，就像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一样！喂，你说吧，假若有人把这匹马奉送给你，你会拿什么报答他呀？……’

“‘我发誓，他需要什么，我都会分毫不差地如数给他。’亚扎玛特答道。

“‘好！我发誓，这匹马我一定帮你搞到手，不过作为交换，你得把你姐姐贝拉给我；卡拉骄斯将是她的聘礼。我相信，这笔买卖对你来说是合算的。’

“亚扎玛特噤着嘴不言语。

“‘不愿意？那就悉听尊便！我原认为你是个大老爷儿们，可你不过是个毛孩子：骑马还早着呢……’

“亚扎玛特火冒三丈。

“‘那我父亲那儿咋交代呢？’

“‘难道他就永世不出远门？’

“‘倒也是……’

“‘同意吗？……’

“‘同意。’亚扎玛特少气无力地说，脸色白得像个死人，‘那啥时候呢？’

“‘卡兹比奇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答应赶来几十只羊；剩下的事——就全在我了。你就瞧着吧，亚扎玛特！’

“他们就这样把事情谈妥了，不过当时，对他们的阴谋我一无所知。有一天，卡兹比奇来了，问要不要绵羊和蜂蜜；我吩咐他第二天带来。

“‘亚扎玛特！’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说，‘明天卡拉骄斯在我手上；如果今夜贝拉不在这里，你就别想见那匹马……’

“夜里他俩回来时，哨兵当时看见，在亚扎玛特的马鞍上，横躺着一个女人，她的手脚都被绑着，头被伊斯兰妇女的恰得拉披纱蒙得严严实实。”

“马呢？”我问上尉。

“第二天卡兹比奇骑着马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猛然间，他打了个哆嗦，脸色全变了，并随即走到窗前：‘我的马！……我的马！……’他说着，浑身上下不停地哆嗦。”

“是的，我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想必是哪个哥萨克来了……’

“‘不对！俄罗斯人坏，坏呀！’他哇哇叫起来，像只凶猛的雪豹一样，两步跳到院里，看着亚扎玛特骑着卡拉骄斯狂奔，卡兹比奇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并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卡兹比奇就到了亚扎玛特父亲的寨中。”

“他父亲呢？”

“文章就做在卡兹比奇找不到他这一点上：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6天，不然亚扎玛特想把他姐弄走能得逞吗？

“就这样，毕巧林把贝拉夺到了手。当我知道切尔克斯女人在他那里并劝他送还时，他执意不肯。

“‘让我看看她。’我说。

“‘她在这扇门内，但是我自己今天想见到她也毫无希望：她把头包得严严的，坐在墙角，不说话，也不看人；她胆怯害怕，像只受惊的野羚羊一样。我雇了我们小酒馆的老板娘——她懂鞑靼话——来照看她，开导她，让她对自己是我的人这一点渐渐习惯，因为她谁也不属于，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补充说：‘……您说

有什么办法？’

“‘听我说，我的仙女，’他说，‘你要知道，你迟早都是我的人，何苦要一味折磨我呢？难道你看上了哪个车臣人？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放你回家。’她让人不易察觉地打了个寒战，摇了摇头。他继续说：‘你根本看不上我？’她长叹一声。‘再不然是你的民族信仰不允许你爱我？’她脸色苍白，闭口不语。‘相信我吧，对各个民族来说，上帝只有一个，既然他允许我爱你，那为什么他会禁止你回报我呢？’她直盯盯对着他的脸看了一眼，像是对这种新的说法大吃一惊，两只眼睛显得将信将疑。这哪是两只眼睛呀！它们那么明亮，简直像两块燃亮的火炭一样。‘你听我说，亲爱的、善良的贝拉！’毕巧林继续说，‘你看到了我多么爱你。只要你能开心，我一切都在所不惜：我想让你幸福；如果你再愁眉不展，我就要死了。你说你会开心吗？’

“她两只眼睛依然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稍加思考后，温存地一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抓住她的一只手，劝说她亲他一下；她无力地保护着自己，口中一个劲地重复说：‘好了，好了，别这样，别这样。’他就一直坚持；她浑身哆嗦，哭了起来。

“‘我是你的俘虏，’她说，‘你的奴隶；当然，你可以逼我。’说着泪又下来了。

“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用拳头朝自己脑门儿上捶了一下，一步跨进另一个房间。我走到他身边，他神色阴郁，背着两手走来走去。

“怎么了，老兄？”我对他说。

“‘是个妖魔，而不是个女人！’他答道，‘但我敢说大话，她将是我的……’”

“第二天，他立即就派通讯员到基兹利雅尔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买回了许多各种花色的波斯纺织品，数也数不过来。

“‘您看如何，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指着礼品问我，‘在这些重炮猛轰之下，亚州美人都岿然不动吗？’”

“‘您不了解切尔克斯人，’我回答说，‘这完全不像格鲁吉亚人或外高加索鞑靼人那样，一点也不一样。她们有自己的规矩；她们受的是不同的教育。’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微微一笑，用口哨吹起了进行曲。

“终见分晓了，事实证明我说得对：礼品只起了一半作用；她变得温存了，更信任人了——不过也仅是这样罢了。于是他就决定孤注一掷。一天早晨，他吩咐备马，照切尔克斯人的习俗穿戴整齐，武装完备，进去见她。‘贝拉，’他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下了决心把你弄出来，认为你了解我以后会爱我；但是我错了。再见吧！你留在这里，做我所有财产的全权主人吧，如果愿意，就回到你父亲那里去——你自由了。我错待了你。所以应当惩罚自己。再见吧！我走了——上哪儿？我怎么知道！也许我不久就会赶上中弹或触雷。到那时请念及我，并宽恕我吧。’他转过身，伸手与她握别。她不握他的手，也不说话。不过我站在门后，能从门缝看到她的脸：于是心里一阵怜悯——那张可

爱的小脸儿，蒙上了一层死人样的惨白！听不到回答，毕巧林朝门口走了几步，他浑身发抖——不用说，我想，他真的要兑现他开玩笑时许诺过的东西了。他就是这么个人，天晓得他咋搞的！可是当他轻轻碰了下房门，她便刷的一下站了起来，嚎啕大哭，扑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

“他们的幸福维持下去了吗？”我问。

“是的，她向我们承认了，从她见到毕巧林那一天起，她就常常梦见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男人给她留下过这样的印象。是的，他们是幸福的！”

“没味儿！”我不由自主地喊道。实际上我等待的是悲剧性的分别。但突然间我的愿望破灭了！……“难道，”我继续说，“她父亲就没有猜到她在你们要塞吗？”

“看来，确切说，他曾怀疑过。过了一些天，我们听说老头儿被打死了。您瞧这事闹得……”

我的心又一次提了起来。

“应当说，在卡兹比奇的想象中，亚扎玛特是在父亲同意下偷了他的马的，至少说，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有一次，他就来到路上，在离寨子3俄里的地方等着。老头儿一无所获地寻找女儿归来；他那些随从都落在后面——因为是在夜里——他满腹心事，骑着马慢慢往前走。猛然间，卡兹比奇就像只猫一样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嗖地一下跳到他的马上，一剑把他捅了下去，伸手抓过缰绳，一溜烟地跑了。这一切，他的一些随从在小土岗子上都看见了；他们冲下来追赶，可是没有追上。

“真的，我只要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伤心。贝拉是个多好的女孩子呀！我最后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和她处得非常熟，她也爱我。应该告诉您，我没有家；我已12年没有父母的信了，而娶妻子的事，以前连想都没想过——即便现在，您知道的，也不合适——所以我乐意有那么个人，以寄托自己的宠爱。她时不时给我们唱唱歌，跳跳列兹卡舞……哎呀，那跳得真叫棒！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她打扮得洋娃娃一样，娇她宠她，疼她爱她；她在我们那里也出挑得那么好看，简直成了下凡的仙女；脸上和臂上的黝黑消失了，两颊红润得桃花一样……您瞧她那乐呵呵的样子，而且，这个可爱的小鬼头儿，还总是拿我开心……愿上帝宽恕她！……”

“那么您跟她讲了她父亲死去的消息后，她怎么样呢？”

“在她还没习惯自己的处境前，我们很长时间都瞒着她；讲了以后，她哭了两天，后来也就忘了。”

“有4个来月，顺顺当当，百事称心。葛里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本来酷爱打猎，所以常常鬼使神差地到林中去打野猪或野山羊，可现在，连要塞的大门都懒得出。一天早晨，我去看他们——好像现在就在眼前一样——贝拉坐在床上，身上穿着黑绸子的紧身衣衫，脸色煞白，愁容满面，让我看着心里起毛。”

“‘毕巧林呢？’我问。”

“‘打猎去了。’”

“‘今天走的？’她闭口不答，好像难以开口。”

“‘不，昨天就走了。’末了才说，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不是出啥事了？’

“‘昨天一整天，我想了又想，’她眼里噙着泪，回答说，‘想到了各种不幸：有时我感到他让野猪给伤了，有时觉得他让车臣人给拉到山里去了……但是今天我已经感到，是他不爱我了。’

“我开始劝她。

“‘听我说，贝拉，要知道他不能老呆在这儿，像缝在你的裙子上一样。他是个年轻人，喜欢去猎野味，爱来来去去，跑跑颠颠；你要伤心，可就让他烦透了。’

“‘说得对，说得真对！’她回答说，‘我要高高兴兴的。’说着，乐呵呵地拿起自己的手鼓，开始围着我唱歌，跳舞。只是没有持续多久，她又趴到床上，两手捂起脸来。

“我拿她有啥办法呢？我从不跟女人有啥来往；我想了又想，看咋安慰她好，结果啥也没想出来。好一阵子，我俩都没有开口……可真是窘呀！

“末了我说对她：‘咱们到城墙上走走，愿意吗？天是个大好天！’我们出去了，顺着要塞的城墙走来走去不言不语；最后她坐在长满野草的地上，我也坐在她的身旁。嘿，真的，想来觉得好笑：我跟着她的屁股跑，活像一个老妈子一样。

“我们的要塞建在一处高地上，上面凹下几道大沟，空地尽头是一片森林，一直延伸到山梁；要塞的另一边——